

“文化散步”

皇帝读书考

金丹元主编
周天著



皇帝读书考

金丹元主编

周天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林爱莲

封面设计：尤 珉

皇帝读书考

周 天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12 插页 3 字数 165,000

1998年5月第1版 199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321-1575-5/I·1262 定价：13.50元

前 言

处于新旧世纪交替的今天，中西文化不断碰撞，人文科学的知识需要不断更新，学术争鸣，理论探索，也因此愈益显示出它应有的地位和独特的魅力。然而，对于“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中国人来说，总应保持自己龙的传人的品格、气质和文化特征，如此，在走向现代的当下，如何看待我们的文化，怎样才算在批判地继承中有所光大和发扬，就成了一个老生常谈，而又常谈不衰的难题。尤其是能否让“学术”这个常显得太过严肃又太过“夫子”味的字眼，也稍稍平民化或现代化一点，让大家都能与之亲近些，而不致感到它的过于沉重、艰涩和刻板，换言之，能否换一种方式，较轻松自如、随意活泼地来解读我们的传统文化。于是，我们想到了“散步”。人世间无论男女老少都会散步，也都愿散步。散步有益于身心健康，也便于在暇余中随心

所欲，无牵无挂地获得信息，博闻广见。如能在文化长廊中散步，则既可以驻足沉思，也可以草草浏览，更无妨边看边想地加以议论，这就增加了读者的参与意识，且能消除疲劳，悠哉游哉。正是本着这样的思考，因了这个时代的需要，“文化散步”丛书才应运而生了。

我们拟定撰写和出版这一套丛书，目的无非是为了抛砖引玉，既切盼能藉此契机引起各界人士对文化研究的再度关注，更希望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对我们的文化传统多一些了解和体认，不致因日益商业化的社会风气，而使得传统文化在我们这一代或下几代人中逐渐淡忘，使之成了一种无根的浮萍，漫无边际的四处漂游。我们希望更年轻的一代，用他们那丰富的青春和跃动的心灵去惊动秦时的明月，去叩击汉时的关。我们认为，挖掘与批判是同样有意义的，不能只有叛逆，而没有认同，只有扬弃，而没有传承。事实上，在我们数千年的历史中，不仅深印着我们先人的光荣和辉煌，而且也闪烁着许多普遍的人类情感：恐慌、颓废、激动、浪漫、尊严、忧伤、血性、守望、希冀、怀念和爱。所以，哪怕打捞上来的遗产锈迹斑斑，也应将它们

重新洗涤、擦亮，而使之发出新的光芒。这或许就是编者和作者们共有的一番苦心，中国文人代代相传的一种斩不断、剪不去的痴情痴恋吧。

这是一套小品式的学术丛书。作为学术丛书，首先当然应有一定的学术性和理论深度。但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人的存在体验，传统的学术研究也确须应有自己的改革和某种方法论意义上的转向。这种改革和转向，绝不应以牺牲高雅文化作代价，也远不仅仅只是一个“通俗化”而能笼而统之的。它首先是学术观念上的转化，人的审视点的转换。例如，怎样使学术探讨在提高层次的同时，变得更有新鲜感、更富有生气？在高难度的义理演绎之中，也能使人感到有一定的精神享受，有一种艺术的情趣？从而使人对理性的认识产生兴趣，便于较迅速、较自觉地接受、消化和吸收等等，都是值得我们去深长思之的。

中国文化的选题范围极广，且同类论著也已有不少问世。但文化的涵盖面极大，既有高层次文化，如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各种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等等，也应包括低层次或较低层次文化，如风俗习惯、生

活方式、行为模式、心理素质等等。为此，我们觉得有必要打破以往系列式、框架式的学术丛书体例，不按大体系的某一层面或某一段代来写，而以某一专题为主，兼涉其他。并加以说古论今地发挥，较随意地泛论自己“文化散步”中的心得体会。这样虽较驳杂，但也可能相应地显示广度和深度。而且多角度、多层次地来谈中国文化，以作者自己对传统文化某一方面、某一着重点的心灵感悟来讨论具体的文化艺术命题，不仅可容纳更为广泛的文化信息，融汇更多的相关知识，有利于打开今日之莘莘学子的思路，而且也方便作者在写作上有更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目前出版的四种书，即是从各个不同侧面来散论中国文化的。其中，《皇帝读书考》一书，以史带论，展示了历史上的思想家、文学家是如何影响政治家的。作者是一位长于文艺理论，且对史学颇有研究的编辑、学者。书中对法家思想体系于战时体制和封建中央集权制两个方面的内涵的阐释颇有见地，在具体的学术研探中，采取了新的认知角度。每一命题均有读书理史的特点，不乏发人深省之思。《〈世说新语〉发微》一书，边串讲、演绎魏晋名士的风度、时尚、习俗，

边联系当今现实，鞭笞丑恶现象，高扬人的本性和真情，于平淡中见趣味，于趣味中寻道义。《语词别解》则是一部博采广取，轻松活泼，而又处处闪烁着作者睿智的文集。它一边讲述着许多历史掌故，俚言俗语，一边又贴近当代人的种种世相。作者在一家文艺杂志任理论编辑，见多识广，行文流畅，或调侃，或感叹，或诙谐，或庄重，富有哲理情趣，蕴含人生思考。至于我自己撰写的《书艺符号的生命流》，则力图经由对中国书法的再认识，来探索书法，乃至其他中国艺术的当代价值和审美文化中的总体走向，希望能于一种超越意识中来寻求我们传统的情感和文化的诗情性。至于能否让读者从我们的“国粹”中获取些理性和感性相结合的体认，那就只有见仁见智，听取各位的批评了。

由于历史的错位，人们已经开始逃避选择偶像，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我们反对自我消解，也不愿看到游戏人生之后的文化的被放逐。因为一种精神的缺席，会使得整个文化都被肢解，或成为幻影。理想的泯灭将导致社会的不安和秩序的混乱，那倒不如干脆什么也没有，而只留下凝重的沉寂。不过，我们所期望的恰恰相

反,我们愿通过自己小小的努力和尝试,对于重识中国文化,重建精神家园,有所感悟,有所奉献,透过历史的帷幕去觅回一种精神向度,一种迷人的风采和流韵。

诚然,理想与现实、动机与效果,可能会有些距离。由于作者的水平、认知、角度等的不同,每本书的质量也会有深浅、高低之别。不过,鉴于文责自负,又有广大读者作公正的评判,我们也就不揣谫陋地先写出来再说了。这套丛书的出版同上海文艺出版社领导的支持是分不开的。郝铭鉴先生亲自过问,责任编辑林爱莲女士在几年前就与我商量、策划此套丛书的组稿、出版事宜。其中艰辛,不言自明。在此,谨代表各位作者,衷心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为弘扬民族文化,扶植理论专著的出版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学无止境,研究和探讨亦无止境,我们期待着方家和读者的赐教,愿更多的学界同仁来关心、支持和参与“文化散步”的旅程。

金丹元

一九九七年四月于云南大学中文系

序

1996年7月14日,《皇帝读书考》全书脱稿、抄毕,浑身为之一轻松,因为序。

近几年来,我一直闭门读书,写笔记,这本东西,就是根据自己所记的一部分笔记整理出来的。

自从《文人的悲哀》^①一书出版后,我渐渐对古代的政治家们在争夺天下与治理天下的过程中,如何利用前人的思想成果的问题,简言之,即如何读书或读史治国的问题,发生了兴趣。

《文人的悲哀》一书,主题是很明确的。它从西汉文人与先秦文人所处的环境的差别性入手,纵观了西汉文人的整体命运,然后在比较中,见出了大史家司马迁的目光敏锐和识见深沉。司马迁在封建中央集权制刚刚得到巩固之

^① 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

际，即已尖锐地看出了这一制度的由于独尊天子而对皇帝权力缺乏制约的根本性弱点，当司马相如等大作家正在为封建中央集权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大唱赞歌之时，司马迁却在自己的不朽名著《史记》中，提出了完整而系统的封建权力制约思想体系，对法家及汉代某些儒家们所鼓吹的皇帝应拥有无限权力的理论，进行了一项至关重要的修正，明确提出了应对皇帝权力进行一系列的制约，才利于封建制度的长治久安；可惜的是，司马迁的这个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制向更高阶段发展的伟大见解，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不能为那些短视的帝王们所理解和接受，而仅仅在班固、范曄等大史家们的著作中，才引起了若干回响和继续加工；于是，那些比较地不能或不善于充分利用历史上的伟大思想成果的帝王们，便如走马灯似地改朝换代，直到五百年以后，出了一个文化素养颇高、嗜史成癖的唐太宗，经常与大臣们讨论历史经验教训，这终于使唐太宗君臣，能够比较完整地理解由司马迁提出而又由其他史家加工完善的封建权力制约思想体系，并在政治实践中实行与充实之。于是，唐太宗便成了一个在理论上

十分自觉地对自己权力实行制约的皇帝，从而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其流风余韵，则是使唐皇朝成为封建皇朝中鹤立鸡群地享国特长的朝代。

什么是文人的悲哀？这就是文人的悲哀！司马迁在自己所处的当代政治家当中，找不到知音，这并不是个人生活中的小悲小哀，乃是与历史进程有关的大悲大哀！他那时所能做的唯一的事，就是将自己的著作“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实际上就是将它冷冻起来，封存起来，让它静静地躺在历史上，等待未来某个时候的政治家的知音，以求推动历史向前走一步。当然，这一等就等了五百年！

看了以上所述的这个简明的提要，读者当能知道，《文人的悲哀》说的是思想家的耸立于时代尖端的思想成果，在同时代缺乏政治家的知音的时候，只能将这些成果化为书籍，让它们耐心地等待数十百年以后的知音。生命有时而尽，对于这些思想家本人来说，他们自己是根本看不到其思想成果的被利用、被化为造福人类的社会财富的。何止司马迁如此！

《文人的悲哀》出版以后，我受到了一些朋

友们的聊天的启发,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历史本来就是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观察的,《文人的悲哀》仅是从思想家的角度、并且是从司马迁的个案角度观察问题;若是换一个角度,从政治家的角度,并且是从政治家群体的宏观角度观察,他们是怎样利用历史上思想家的成果以治国的,也许会更为有趣和有益吧!

人有时候是会不自量力的。我的专业是文学理论,只因从写《〈长恨歌〉笺说稿》^①至写《中国前小说性格描绘史稿》^②的过程中,读了一点史书,又因其时在华岳文艺出版社工作的邢良俊同志的鼓动,写了《文人的悲哀》一书,以后就像走火入魔一样,弃了本业,走向旁门,而这一新的想法的出现,则是进一步把我拉向我所不甚熟悉的史学领域了。我也曾提醒过自己,这是一个大而无当的题目,既牵连到二十五史,又关系到自先秦的诸子百家以至此后的许多思想家们,实在是一桩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是,人的思想就有那么复杂,愈是提醒自己,而这个新的

① 1983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 1990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题目对我的吸引力，就愈是强烈，心猿意马，收拾不住；逐之不去，驱之不行！

于是，我想，将家里现有的五经和先秦诸子随便翻翻，先看看它们和秦、汉政治家、政治措施的关系吧！

这一看，就迷住了，又买了、借了一点书，于今已有整四年。这当中，我一面读二十五史，一面对照先秦以来的思想家们的著作，陆陆续续写了点笔记。顺便说一下，我的记笔记，是全无规范的，有些，写在笔记簿上；有些，写在书的天地头上；也有写在零散的小纸头上，顺便夹在某本书当中的。好在是自己写的东西，需要用时总能找到。我常见一些朋友的做学问，认真摘录卡片，并且将卡片分类保存，每一研究论题，其卡片之完整，真有“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的气概；需要找什么材料时，一查卡片，叱咤立办。这类朋友大都经过名师指教，严守家法，自成规矩。我的做点学问，纯粹是自娱自乐，无师承可继，无家法可守，说白一点，就是上海人讲的“野路子”。说到记笔记，不得不顺便解释一下，不过是一些乱劈柴的“东一榔头西一棒”，毫无周密完整可言的。反正是，条条道路通罗马，慢慢的，所

记的笔记也就多了起来，不知怎么的，忽然有一天，就自以为是豁然开朗了。豁然开朗于何处呢？原来，渐渐我就感觉到，自秦代至两汉的所有政治措施、政策变化，在先秦至两汉的思想家们的著作中，全部都可以找到理论根据，以及这些理论变化的延续性来。这在别的对历史素有研究的人们来说，或者是早有所知的，只不过，对我而言，对这段历史有如此系统的了解，却是这几年才有的。清代史学家章学诚云：“六经皆史。”此话信然！何止六经皆史？诸子也是史，汉代思想家们，甚至某些文学家们的著作，也完全可以当作史书来读解。以点观面，把先秦至汉初的思想家和秦、汉政治家们之间的关系理出了一个大概头绪，对此后一些朝代的帝王将相们，与思想家、史家、文学家之间的关系，也逐渐能看得清晰一些了。这样看来，我的半道上转而读史，于我原先的文学理论专业上，倒也并无阻隔，反而使我在对文化领域一些现象的理解上，增添了某种新的观察角度。有一次我在与《文学报》副总编辑曾文渊兄聊天时，曾经说及这些年来的若干读书的体会，承他不弃，一再鼓励我为他所主编的《文学报》理论副刊，写些短文，于是，我也就写了

六七篇均冠以《静夜读史随记》为副题的、谈论古诗文的短文，所涉及的作品有《原道》、《长恨歌》、《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待漏院记》、《谏院题名记》、《醉翁亭记》、《上范司谏书》、《潮州韩文公庙碑》等，实际上谈及的是古文运动中人品、士品问题。唐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和骨干们，是特别强调士人的风骨操守的，这是先秦儒家、特别是孟子的骨鲠精神在唐、宋的延续；有趣的是，宋代进入官场的士人们，与先秦的法家不同，与汉儒们也不同，先秦法家进入官场者多不讲人品，汉代儒家学者当了宰相及大臣后，对皇帝亦多柔靡，而宋代士人则更多地继承了孟子的大丈夫精神，这和宋初皇帝们的文化素养高、认真读史极有关系，所以北宋特多名臣，诗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①这也反过来造成了北宋一百来年的政治稳定局面。观察北宋文风，首先要观察这一大关节。我这几篇文章，就是谈这样一个大关节的。所以宋代在政治上，有个专有名词，叫做：培养士气。意谓，皇帝和大臣，要爱护和发展士人们身上的这种大丈夫精神，或曰骨鲠精神，注意本

① 《诗·大雅·文王》

要用错误的政治措施去伤害这种精神，这样，才能使作为官僚后备军的士人们，充沛着“以天下为己任”和严于自律的气氛，从而有利于从士人中产生合格的官僚，亦有利于士人们对官僚的舆论监督。我以为，如果说，传统的官吏选拔制度还是给我们留下了若干有益的历史经验的话，这可能是其中的最重要的、于后世人最有教益的东西。我在上述的一组文章中重点讨论了北宋文风，正是想对这些最有教益的历史经验，作一点条分缕析。后来曾文渊先生到了年龄，退了，没有人打电话催稿子，另外一些报刊的朋友催稿又紧一些，总是急催先写，《文学报》的短文就懒得再写下去了。

所以，即使从我过去所操习的文学理论专业而言，我也并不懊悔于自己的半道改行转读史书。文学毕竟并不是什么独立自在的东西，何况，以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而言，一切士人的真正抱负，都是上报救天子，下利国安民，做文学家往往不过是兼职，或是想成为政治家而不可得时的言志抒情，或是政治上失意了从文学中寻找精神寄托，或者等而下之，也还是以文学作为进入政治圈子的敲门砖，所以，不是深切地了